

张恨水/著

魑 魍 世 界

北岳文艺出版社

鬼
鬼
世
界



●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魑魅世界/张恨水著. —2版.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3. 1

ISBN 7-5378-2026-0

I. 魑... II. 张... III. 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10113 号

魑魅世界

张恨水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太原市达益印刷厂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4.875 字数:537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2 版 2003 年 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

ISBN 7-5378-2026-0

I·1960 定价:23.00 元

出版说明

张恨水(1895-1967)是一位享誉中外、妇孺皆知的著名作家,人称“通俗文学大师”。他一生勤奋创作,除散文、诗歌、通讯外,仅长中短篇各类小说作品即为一百多部,洋洋二千余万言,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93年,我社曾编辑出版了《张恨水全集》,行销海内外。

张恨水的小说俗中有雅,雅中有趣,耐人寻味,引人入胜,对社会,对读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作品既值得反复翻阅和赏析,也值得学习、借鉴和继承。为此,我社约请有关专家、学者论证,并精益求精地选编张恨水小说精品6种,一次出版,以飨读者。

这次所选作品,除对个别有明显错讹的文字和标点符号作必要的订正外,一律不作任何增删或改动;有些不符合现代规范的字词,如“账目”原作“帐目”,助词“地”原作“的”等,也一仍其旧,以保持作品原貌。

另外,这次所选编的6种作品,是否均可称为张恨水小说精品,而张恨水小说作品中,还有哪些也可作为精品编选出版?诚望海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北岳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抗战时期。陪都重庆。黑暗混乱，鬼蜮横行。

区老先生一生读书，也教育四个子女认真读书，用学得的知识谋生。然而，重庆物价飞涨，物资奇缺，民不聊生，靠工资生活实难度日。于是，区老先生的三儿子弃文开车跑运输，发了大财；二儿子弃医经商作买卖，生活小康；长子仍然是机关公务员，穷愁潦倒。其周围的朋友、同事、邻居、亲戚，无不投机钻营，唯利是图，为挣钱发财苦度时光而日夜奔忙，真正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目录

第一章	心理学博士所不解	(1)
第二章	逼	(14)
第三章	穷则变	(26)
第四章	无力出力无钱出钱	(38)
第五章	两种疏散	(52)
第六章	一餐之间	(65)
第七章	马无夜草不肥	(81)
第八章	好景不常	(94)
第九章	另一世界	(105)
第十章	意外	(116)
第十一章	换球门	(127)
第十二章	飞来的	(142)
第十三章	洗澡	(155)
第十四章	对比	(168)
第十五章	叫你认得我	(180)
第十六章	其命维新	(190)
第十七章	变则通	(200)
第十八章	一场风波	(214)
第十九章	还是我吗?	(225)
第二十章	抬轿者坐轿	(238)
第二十一章	开包袱	(248)



第二十二章	旧地重游	(259)
第二十三章	雅与俗	(273)
第二十四章	人比人	(284)
第二十五章	爱情之路	(297)
第二十六章	侘	(309)
第二十七章	无 题	(320)
第二十八章	天外归来	(333)
第二十九章	钱 魔	(349)
第三十章	迷魂阵	(364)
第三十一章	螳螂捕蝉	(378)
第三十二章	一方之强	(391)
第三十三章	四才子	(405)
第三十四章	速战速决	(417)
第三十五章	探险去	(435)
第三十六章	黄 鹤	(449)

第一章

心理学博士所不解

本书开场的时候，正是抗战时期的重庆一个集会散场的时候。天空集结着第三天的浓雾，兀自未晴，整个山城罩在漆黑一团的气氛里面。不过是下午三点钟，电灯已经发亮了。老远看那电柱上的灯泡，呈着橘红色的光芒，在黑暗里挣扎出来。灯光四周，雾气映成黄色，由那灯光下照见一座半西式的大门里，吐出成群的人。门边小广场上，停着两辆汽车和四五乘藤轿。其中有一乘藤轿，椅座特别宽大，倒像乘凉坐的。轿杠有碗口粗，将蓝布缠了，杠头上缠着白布，相当精致。三个健壮的汉子，各人的对襟褂子敞开胸前一排钮扣，盘膝坐在地面的石头上，都望着大门里吐出来的人群，看看其中有他们的主人没有。

1

他们的主人，是极容易发现的，身体长可四尺六七，重量至少有二百磅。长圆的脸，下巴微光，这也就显得他的两腮格外凸出。在他脸腮上，也微泛出一线红晕。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的眼镜。眼镜相当的小，和他那大面孔配合起来，是不怎么调和的。他穿着一套粗呢中山服，左胁夹了一只大皮包，右手拿着手杖，口里衔了大半截土雪茄，在人群后面，缓步的走了出来。

轿夫看到他出来，立刻站起。前面的人蹲在地上，肩扛着轿杠，横档后面的人，将轿杠扶起，站着放在肩上。另一个人站在轿边。主人泰然的坐上轿子，旁边那人两手捧着轿杠，让前面的轿夫伸直了腰。于是轿子四平八稳的放在两个轿夫肩上，立刻抬了走。轿夫照例是不开方步的，尽可能的快走，因为有个不走路的压着呢。剩下来的一个轿夫，跟在轿子后面跑。他第一轮该换抬后杠的下来，他两手抄起轿杠，肩膀伸入了杠底。原来抬着后杠的轿夫，趁此身子向下一蹲，离开了轿杠，喘着气，也在“轿子”边上跑，在裤带上扯下粗布手巾，擦着胸脯和须子上的汗。他一面擦，还是一面跑。他听到抬前杠的，也在喘气，正和轿上的人鼾声相应和，因为主人已被均匀的摇撼弄得睡熟了。于是这原来抬后面的人伸入座前轿杠，换下抬前面的人来。这三个轿夫，出着汗，喘着气，这样交替轮换，终于把主

人抬到了目的地。

轿子一停，轿上的人自然地睁开了眼。那面一座巍峨的洋楼，代表着这里主人翁的身份，足以驱逐他的睡魔。他下了轿子，站着定了一定神，先把衣襟牵上两牵，然后从从容容走到大门里面去。左边一间门房，敞开了门，正有两位穿西服夹皮包的人，在和传达办交涉。这新来的人，只好站在门外等上一等。等那两位西装朋友走开了，这位先生才含笑走了进去，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向那传达点了点头道：“请见陆先生。”说毕，把名片递过去。

那传达和他一般，穿了青呢短装，但态度比他傲慢得多。左手夹了一枝烟卷放在嘴角里吸，右手接过名片来斜了眼睛看着。见上面印的官衔，是×国××大学心理学博士，××会研究委员，姓名是西门德，字子仁，而籍贯是河北，并非主人同乡。便将名片随便向桌上一扔，爱理不理的道：“今天公馆里请客，这时候没有工夫会客。”西门德道：“是陆先生写了信，约我今天这时候来谈话的，并非我要来求见，我早料着有困难，信也带来了。”说着在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这传达自然认得是公馆里发出去的信，接过来抽出信笺来看，见第一句称着：“子仁先生雅鉴”，后面有主人签的字，“陆神洲”，不用看信里说的是什么事了，可见西门德是赴约而来。便依旧将信交还了他，脸上带了半分和气的样子，点了点头道：“请随我来。”于是他拿了那张名片在前面引路，西门德跟在他后面，走上了一层楼，到一个会客室里等着。

这会客室不怎么大，中间两张大餐桌接起来，面对面的放了椅凳，等着来宾。这里已有七八位客人坐着，低声谈天，并无茶水，更没有烟。桌子两头各放了一只烧料瓶子，里面插着一丛鲜花，大概这就算是款待客人的东西了。西门德看看这些来宾中，恰没有一个熟人，只好在桌子尽头一张椅子上闷闷地坐下。坐到十分钟之后，感到有点无聊，抬头见墙上悬有两张地图，就反背了两手，向地图上查阅地名消遣。看了一阵，也没有什么兴趣，依然坐到原来的椅子上去。这时，门口来了个听差，举着名片问了一声：“哪位是何先生？”一位穿着漂亮西装的朋友，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立刻抢着站起来说了一声“有”，他回转头来向另一个西装朋友道：“倒不想第一个传见的就是我！”于是笑嘻嘻地跟着那个听差去了。西门德看了，不由得微微一笑。坐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对他这一笑，有相当的了解，也跟着一笑。接着低声道：“陆先生见客，倒无所谓先后。”西门德借了这个机会，开始向那人接谈，因道：“听说今天陆先生请客？”那人道：“陆先生请客，那倒不耽误见客。记得民国十六七年北伐之后，有些人每天有三样事忙得头疼，乃是开会忙，见客忙，吃饭忙。”西门德道：“虽然抗战多年了，有些人还是这样。”

这问题引起了在这里等候传见的人一种兴趣，正要跟着这话头谈下去，却见一个穿西装的朋友走了进来；有两个人称他仰秘书，都站了起来。自然这种打趣要人的话，也就不能继续再谈。仰秘书向在屋子里的人看着，西门德含着笑向他点了个头，意思是要和他说什么；恰好他已找着一位在座的人谈话，不曾看见。西门德搭讪着轻轻咳嗽了两声，依然坐下。

仰秘书和那人挨了椅子坐着，头就头的谈了一阵，然后站起来拍着那人肩膀，笑道：“好，不成问题，就是这样，我替你办。”西门德见是机会了，站起来预备打招呼，可是那仰秘书不曾停留，扭身就走。西门德只好大声叫了一声仰先生。仰秘书回转头来，西门德就迎上前递了一张名片给他。他接着名片看了一眼，笑道：“哦，西门博士。”西门德伸手跟他握了一握，满脸是笑道：“神交已久，总没有机会谈话。”仰秘书道：“尊札我也看见过了。陆先生很同意，回头陆先生自会向你细谈，请稍坐，等一下。”说毕，他自走了。西门德虽没有和他谈话，但是已知道自己那封信，陆先生很同意。这个消息不坏，在无聊情景中，得了不少安慰，还是坐到原处去。

这时，在座的来宾，已传见了四五位，那个拿名片传人的承启员，始终也不曾向他看一眼。虽然至少他已在口袋里掏出表来看了六回，还是不免将表拿出来看看。已是五点半钟了，在会场上消磨了三四个钟点，到这里来又是两个钟点，提早吃的一顿午饭，这时已在肚子里消化干净。他觉得肚中那一分饥荒，渐渐逼迫，同时也因为过去在会场上说话太多，嗓子干燥，这样久没有茶水喝，也不易忍受，便二次再站到墙根去看地图。似乎这主人翁有意为难，直待把这屋子里候见的来宾一一都传见过了，最后，才轮到他。当那承启员将他的名片拿来在门外照一照，说声“请”的时候，掏表看看，已是六点三刻了。好在这个“请”字，也有强心针的作用，立刻精神一振，一面挺起胸脯，牵着衣襟，一面就跟了那位承启员来到了内会客室。承启员代推了门，让他进去。

那主人翁陆神州，穿了件半新旧的灰哔叽袍子，微卷了袖子，露出里面的白内衣，口里衔了半截雪茄，正斜坐在沙发上，见有人进来，才缓缓起身伸手和他握了一握，让着在对面椅子上坐下。那主人翁面前有一张矮桌子，上面放了一叠印好的见客事由单子，在各项印字下，墨笔填就所见宾客姓名、身份、事由，及其来见的背景。陆神州左手夹着雪茄，右手翻着那叠单子，找到了西门德来见的事由。先“哦”了一声，然后向他点了两点头道：“西门先生，我很久仰。来信所提到的那个工厂计划，兄弟也仔细看过了。不过现在筹划大量的资本，不是一件易事，应当考量考量。就是资本筹足了，这类专门人才，恐怕也很费罗致。”西门德在他说话的当儿连称了几个“是”，这便答道：“关于资本方面，自然要仰仗陆

先生的大力,至于人才方面,兄弟倒有办法,而且我也和这些专家谈过。他们都说,若是由陆先生出来主持,大家很愿意竭诚尽力,在陆先生领导之下作一点事业。”这时,听差送来两玻璃杯茶,放在主客面前。

陆神洲端起茶杯来先喝了一口,然后向西门德笑道:“我是个喜欢作建设事业的人,已往成功的事不少,可是让专家把我这乘轿子抬上火焰山的,却也有几回,哈哈!”他一笑之后,又喝了一口茶。西门德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心想怎么一见面,就把我当着抬轿的?陆神洲既这样说了,他却自不介意,接着笑道:“笑话是笑话,真事是真事。假如有人才,有办法,筹划点资本,我倒也不十分为难。”正说到这里,有一个听差走向前来,垂手站立,低声报告道:“那边客厅里酒席已经摆上了。”他“哼”了一声,然后向西门德笑道:“真是对不起,赶上今天我自作主人,改日再谈吧。好在这件事,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得了的。”西门德听了这话,自然明了是主人逐客之意,只好站了起来告辞,主人只在客房门口点个头就算了。

西门德走出陆公馆,那三个轿夫各人拿了干烧饼在手上啃,便笑道:“这很好,我饿到现在连水都没有喝一口,你们又吃点心了。”轿夫王老六把干烧饼由嘴里拖出来,手扶起轿杠,自言自语道:“好大一乘轿子哟!不吃饱,朗格^①抬得动?不为要把肚子吃得饱,也不抬轿子!”西门德自也懒得和他们计较,饿得人有气无力,让他们抬了回家。他家住在一个高崖底下,回家正要下着一道百余级的石坡。当轿子抬到坡正中的时候,恰好另有一乘滑竿绑了一只大肥猪在上面,由下面抬上来。那猪侧躺了身子,在一方蔑架子上,绳子勒得紧紧的,连哼也不哼。倒是两个抬猪的轿夫,和抬西门德的轿夫吵了起来。他道:“你三个人抬一个,走的是下坡路。我们两个人抬一个,走的是上坡路。你那乘轿子虽大,总没有我这肥猪重,你不让我,倒要我让你。一只猪值好多钱?你把猪撞下崖去了,你赔不起!”西门德睡在轿子上,本也有点模糊,被那抬猪的轿夫吵醒,便喝道:“你这混账东西,不会说话就少说话,你可以把人和猪拿到一处说吗?”他口里喝着,身子不免气得摇撼了几下,这二百多磅重的身体,加以摇撼,三个在坡子上立脚未定的轿夫,便有点支持不住,藤椅一侧,把西门德翻将出来。幸而“轿子”所翻的这面是石壁,而不是悬崖,轿子和人齐齐向那边一翻,被石壁给挡住了,未曾落到地上。西门德手膀子上,却擦破了一块皮。那个跟着轿子换班的轿夫,立刻伸手将轿杠抓住,才没有让“轿椅”翻了过去。西门德骂道:“你们三个人抬我一个,真不如人家两个人抬一只猪。你们把我当主人吗?你们还没有把我当一只猪看

① 朗格:川语,就是怎么的意思。

待？”他坐在轿子上骂了一阵子，轿夫都没有作声，抬到他所住的屋子门口，他兀自骂着没有住口。

他这里是土库墙的半西式楼房，楼下住有一户人家，楼上是西门一家。他要上楼的时候，必须穿过楼下堂屋。这时，楼下姓区的人家，正围了一张大桌子吃饭。有的放了碗，有的还坐在桌子旁。他们的家长区老太爷坐在堂屋边旧木椅子上，口里衔了一枝旱烟袋，要吸不吸的抿了嘴，眼望屋梁上垂下来的电灯，只管出神。他见西门博士走了进来，就站起身来点了点头。西门德道：“老太爷，你们二先生回来了吗？我要向他讨一点红药水，人在轿子上翻下来了，手膀子擦破一块皮。”区老太爷道：“红药水，家里有，用不着等他回来。他忙着要出门，在外面设法弄车子，忙得脚板不沾灰。亚男，去把屋里桌上的红药水拿来，还有纱布橡皮膏，一齐都拿了来。”随着这话，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起身进屋去，把所说的东西拿了出来，都交给了西门德。他道过了谢，又向区老太爷敷衍了两句，笑道：“回头到楼上来坐坐。”说毕，上楼去了。

西门德的夫人，已是中年以上的人，虽从旁人看来，确已半老，可是她在镜子里看着自己影子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很年轻。所以她除了涂抹脂粉而外，还梳着两条尺多长的辫子，由后脑勺倒垂到前面的肩头上来。穿一件花布长夹袍，两只短袖口，却也齐平胁窝。她正收拾整齐了，要出去看话剧，因为话剧团里送来的一张戏票，不用花钱，觉得这机会是不可失掉的。偏是西门德今天回来得特别晚，不便先走，只好等着共饭；而饭菜摆在桌上，全都冷了，西门先生才由大门口骂进来。话剧是七点开演，便是这个时候去，第一幕戏已经不能看到了。西门太太对于博士这次晚归，实在有些扫兴。然而他在大门口已经在骂轿夫了，必是所谋失败，且等他上楼，看了他的态度再作计较。

那西门德上得楼来，沉着两块胖脸腮，手上拿了药水瓶子和纱布。太太更不便生气，因道：“你这是怎么样了？”西门德道：“轿夫抬我下坡子，为了让两个抬猪的过去，他们竟把我由轿子上翻下来。不是石壁挡住了，要把我跌成肉饼。这都罢了，我也不去怪他。你猜他们说什么？他们说饿了一天，老爷身体太重，他们当然抬不动。他们饿了一天，我并没有独自吃饭呀！”他一面埋怨着，一面掀起衣袖来，自己擦药水，扎纱布。西门太太道：“那么，先吃饭吧。为什么忙到现时才回来呢？”西门德见饭菜全摆在桌子上，便坐在桌子边，扶起摆得现成的筷子，夹了几根红烧黄豆芽尝尝，皱了眉道：“冰冷的，而且是清淡的。”西门太太道：“那只怪等得太久了。”西门德又夹了一筷子菠菜吃，嚼了两口便吐了。鼻子一耸，重重的哼了一声，因道：“怎么这样重的菜油味？”

西门太太道：“素油煮菜，总是有点气味的，这都是依着你的营养计划买的菜。黄豆芽

富于蛋白质，菠菜富于铁质。罗！新鲜萝卜，买不到！”说着，她的筷子在一碟泡菜里面拨了两拨，接着道：“这腌萝卜总也是一样。这含着维他命几……我都说不上，老实说，含着维他命A也好，B也好，没有一点荤菜，你实在吃不下饭去。而况这碗里又是你所说的，富有营养的糙米饭。”西门德含了富有淀粉的糙米饭，缓缓在嘴里咀嚼着，筷子只管在泡菜碗里拨着，翻了眼向她道：“那么，你作管家太太的人，就应该想法子。”西门太太道：“让我想法子去买肉吗？那怨你不曾和杀猪的屠户交朋友。”西门德道：“家里有鸡蛋没有？”西门太太笑道：“黄豆芽红烧豆腐干，这还不能代替鸡蛋吗？据你所说的，这两样菜里面，都是富于蛋白质的。”西门德道：“鸡蛋究竟是鸡蛋，豆腐干究竟是豆腐干，家里有，就给我去炒两个来吃。我今天受了一天的委屈了：开会，是瞎混了几个钟点；见人，又是瞎等了几个钟点，回来，又在轿子上碰破了一块皮。”西门太太笑道：“好，既然如此，我们交换条件，我让老妈子到楼下区家去借两个鸡蛋来炒给你吃，你让我去看话剧，要不然，把这张剧票糟蹋了也是怪可惜的。”西门德道：“生活问题……”西门太太已经站起身来了，点着头道：“少陪，少陪！生活问题，自然是要打算，娱乐也要享受。”她随了这话，走进卧室去了，出来时，见她脸上粉茸茸的，分明又扑了一次粉，手里夹着一个手提皮包，匆匆下楼去了。

6 她去了，女仆刘嫂由楼下上来，笑着说：“区先生家里没有鸡蛋，我给先生到对门杂货摊子上买块臭豆腐乳来吃吧。”西门德皱了眉，只摆摆手。看看太太放下的饭碗里，还剩下小半碗饭，倒不觉叹了口气。

那区老太爷倒是应约而来，口里衔了那旱烟袋，缓缓走近桌子，伸头向菜碗里看看，笑道：“博士也吃这样的菜？”西门德道：“请坐请坐，女太太们总是这样不知死活，天天愁着开门七件事，还要去看戏。”区老太爷坐在下方椅子上道：“这也难怪，她就不去看戏，整日在家里发愁，又能愁出个什么来呢？刚才你家刘嫂到我家去借鸡蛋……”说到这里，将椅子拉拢一点，低声笑道：“实不相瞒，我家有半个多月没吃鸡蛋了。人口多的人家，买两三个鸡蛋，请问，给谁吃？若是想大家都可以吃两筷子……”他撇了撇胡子，又一笑道：“那非二十个鸡蛋不可。乖乖隆的咚，这胜似当年一碗红烧鱼翅。我想还是少进点蛋白质吧！”西门德道：“我倒不是一定要吃好的。抗战多年，我们有这碗青菜豆腐饭吃，祖先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产业，总算十分丰富。我们还有什么话说？不过这里面有一点不平。我们尽管是吃青菜豆腐，而吃肥鸡填鸭的，还是大有其人。”他一面说着，一面到屋子里去拿出温水瓶来，向饭碗里倒下半碗开水，将水和饭用筷子一顿乱搅，然后唏哩呼噜，连扒带吞，把饭向口里倒下去。放下碗，向区老太爷笑道：“我这是填鸭的法子。不管口味，把肚子塞满了完事。”区老太爷笑道：“我倒很久有一句话要问西门先生：自己没有孩子，两口子吃得有限，

倒用上那三个轿夫，未免伙食太多。”西门德道：“这也是不得已。我整天在外面跑，上坡下坡，一天到晚，要有无数次。没有轿子，我就成了无脚的螃蟹，一点不能活动。这问题我正在考量中，假使这个星期内，想不出办法，我就不坐轿子了。还是干我的老本行，去教书。”说着他又盛了一碗糙米饭，兑上开水。区老太爷道：“西门先生，还想教书吗？我正有一件事来请教。我那第三个孩子，向来会开汽车，昨天弄到一张开车的执照，来信和我商量，要把中学里的课辞掉，打算改行开汽车。”说着，把眉皱了起来，接着道：“我觉着这有点斯文扫地。亲戚碰到了，不像话！”

西门德正扒着开水淘饭，听了这话，倒引起了兴趣，停下不吃，向他望着道：“老太爷，凭你这种思想，慢说半个月没有吃鸡蛋，你半年不吃鸡蛋，也不足为奇。”区老太爷吸了两口旱烟袋，因道：“我倒并不反对，不过所有家里的人，都像有一种……”说着，把手摸了两摸胡子。西门德道：“你不要干涉他，他愿意干，你就让他干好了。但不知跑哪一条公路？”区老太爷道：“当然是跑进出口了。主人是个五金行老板，原来是他中学里的同学，还是天大的交情，才把这肥缺让给了他。”西门德道：“主人既是旧日同学，那更好了，稍微多带一点私货，主人也不好说什么。”

正说到这里，区老太爷的大小姐来了，便是刚才拿红药水的亚男女士。她站在门框边，有点尴尬的样子，先笑了一笑。西门德笑道：“大小姐，请进来坐，晚上无事，摆龙门阵。”亚男点头笑了一笑，因道：“我这里也正有一点事情要请教西门先生呢。”说着，坐在旁边椅子上，先对她父亲看了一眼，笑道：“爸爸，我听到你谈起了三哥的事。”区老太爷道：“你把你反对的理由，对西门博士谈一谈吧！”亚男回转头来，向西门德笑道：“我知道西门先生是会赞成我的主张的。我今天听到西门先生的演讲词，主张抗战时候，各人紧守自己的岗位，尤其是知识分子，站在领导民众的地位，不可离开岗位。自然，现在知识分子的生活，都是很苦的。惟其是很苦，还不肯离开，这才可以表示知识分子的坚忍卓绝，才不愧是受了教育的人，才不愧是国民中的优秀分子。我三哥不能说他有什么能耐，可是不能否认他是个知识分子，由此我相信西门先生会反对我三哥丢了书不教，去开长途汽车。”西门德听了她的话，脸上带着微笑，因道：“大小姐今天也在会场里？”亚男笑道：“我还是专门去听西门先生的伟论呢！”区老太爷将旱烟袋嘴子点着亚男道：“你猜的是适得其反。西门先生正是赞成你三哥改行呢！而且西门先生自己就为了要改行，才用了三个轿夫，昼夜抬着自己跑。”亚男听了这话，自是有点惊讶，可又不便反诘西门德，于是坐在方凳子上，互扭着两只腿，只管摇撼，眼望他摇头笑道：“不像是真的吧？”

西门德正好只吃得剩了一口饭，于是连饭带水齐向口里倒去，好像是很忙的样子，没

有工夫谈话。这样，他有了一两分钟的时间，把饭吃下去之后，才向亚男笑道：“大小姐，我们是近邻，生活环境，彼此都知道。在会上，我的话不能不那样说。至于令尊和我谈的事，那是私话。既是私话，我就不能打官话来答复了。”区老太爷将手一拍大腿，笑道：“这就对了。在会场上说的话，哪里句句都可以到会场外来实行？”亚男听到这些话，好像受了很大的侮辱，脸涨得通红，向她父亲道：“你老人家还是仔细考量一下的好。三哥若是当了汽车司机，第一个受打击的，还是他自己。朱小姐的性格我是知道的。知道了这事，必定要痛哭一场，甚至和三哥解除婚约，也未知。”

西门德已经把开水淘饭倒了三碗下肚。进屋里去擦脸，他隔了屋子问道：“所谓‘朱小姐’是令兄的爱人了。这个人应该是有知识的女子。她以为司机的地位，比中学教员的地位低吗？”亚男向屋里笑道：“西门先生对于某一部分妇女的心理，应该知道得比她们自己还多。这还用得着问吗？”说到这里，那个刘嫂来收堂屋桌上的碗。亚男便操着川语向她笑道：“刘嫂，你屋里老板是做啥子的？”刘嫂透着难为情，把头低下去，叹口气道：“不要提起。”区老太爷道：“这当然用不着问。她老板若是收入还可以，她又何必出来帮人家？”刘嫂已经走出堂屋门去了，听到这话，却回过头来道：“他倒是可以赚石把米一个月。”亚男哼了一声道：“能赚石把米的人，还不能养活你吗？”刘嫂道：“他自己就要用一大半，剩下几个小钱做点啥子？”说着，她下楼去了。亚男摇摇头道：“这里面有秘密，石把米的钱一个月，比我们兄妹挣的多之又多了。是个什么职业，还不能养活妻子呢？”

西门德手指里夹了一支土雪茄，笑着出来，摇手道：“没有秘密，她丈夫是拉黄包车的。本来他每天所入，应该能养活家口。可是中国的车夫轿夫，根本是一种人力的出卖，就我所知，刘嫂的丈夫是拉近郊生意的，或者拉一天，休息一天，或者拉半天，休息半天。到了休息的时候，茶酒馆里一坐，四两大曲，一碗回锅肉，这不算的耗费，高兴，晚上还到茶馆里去听说书的说一段《施公案》。这种生活方式，怎么养得起家口？在他自己呢，总算出卖力气，一天工作也好，半天工作也好，似乎没有白吃。可是他所出的力气，只是为另一种人代步，对于国家社会生产，毫无补益呵！这话说出题外去了。刘嫂之不能不出来帮人家，这答案可以明白了。”亚男笑道：“同时，她也代答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妇女们对于丈夫职业的高低，比收入多少更要重视些。假如刘嫂的丈夫是个中小学教职员，尽管收入少，她一定也自负的说，你不要看我帮人家，我丈夫还是个先生呢！”西门德笑道：“事实不尽然。假如她丈夫是位教书先生，他就为了那长衫身份的顾虑，不出来佣工了。纵然出来佣工，她也不会说出丈夫是教书先生。你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吗？有一位小公务员，白天到机关里去办公，天黑回家，把制服一脱，就在电灯所照不到的马路上拉车。这种人自然可

予以同情,可是他那长衫观念,依然在作祟。既然是拉车了,为什么白天不能拉?他以为晚上拉车,是饱肚子,白天作公务员,是保留面子;用两重身份出现,可以说小小的名利双收。其实瞒着人卖苦力,白天在机关里暗想,自己是个车夫,晚上拉车,又暗想自己是个芝麻大的官,二十四小时吃苦,还是鬼鬼祟祟,内心更为痛苦。干脆拉车就拉车,工作时间拉长,多挣几个钱,心里也痛快。这年头,身份能做什么?”亚男笑道:“怪不得西门先生,要不教书另找出路了。可是在你的文章上,在你的演讲词上,并没有变更向来的主张。”西门德将右手依然夹着那截雪茄,左手抬起来搔着头发皮,微笑道:“若是我的主张,要那样公开表示变更,我的发财机会,就相距不远了。”亚男是反对三哥变更工作的。听西门德的话,显然是以发财为目的,其他在所不问。这话就不便向下说,微笑着默然坐了,打算找个机会下楼去。

就在这时,听到楼梯板上一阵皮鞋声,抬头看时,正是区老太爷第二个儿子亚英回来了。他没有戴着帽子,头发梳得溜光,一套浅灰色的西服,穿得笔挺。西门德看到,站起来和他握了一握手,笑道:“亚英兄,一个星期没有回来了。”亚英笑道:“所里太忙,实在分不开身来。博士也忙?”说着在对面椅子坐下。西门德吸着土雪茄,摇摇头坐着,因道:“我这个忙是瞎忙,忙不到一个大铜板。”亚英两手提了提西装裤脚管,然后伸了脚,叹口气道:“谁又不是忙得没一个铜板?”西门德道:“我正有一句话要问你。现在有几个走运的医生,每天收入几千元,你老哥既是替人家帮忙,打个一折,每天也该有几百元收入,何以也和我们这穷措大一样,总是叫穷?”

亚英道:“博士所看到的是走运的医生,却没有看到倒霉的医生,更没有看到替医生作助手的倒霉蛋。”亚男将手指了他,从中插嘴道:“怎么没有看见?这不就是!”大家都随了这一指,哈哈大笑。

区老太爷道:“今天怎么回来得这样晚,没有等你吃饭了。”亚英摇了摇头道:“我不等汽车,早到家两小时了。站在汽车站上,等一车,又过一车,不是客满不停,就是挤不上去。后来索性车子不来了,候车的人走的走,改坐黄包车的坐黄包车,站上只剩了我一个人。又等二十分钟之久,还是没有车子来,不等了,开步向前走。巧啦,不到二三十步路,很漂亮的一辆公共汽车来了,而且车子上空荡荡,并没有人。可是我要转回去赶上车子,来不及,终于一步步走回来了。”西门德道:“你若是抄小路坐轿子回来,到家也很快的。”亚英两手抖了西服领子,笑道:“你不要看我西装穿得漂亮,在口袋里能掏出两元法币来,那就是你的。有钱坐轿子,我也不会和自己客气。在山城里,你若看到穿西装的朋友,以为就是有钱的人,那是一种错误。西门博士,你根据心理学,研究研究,为什么市面上西服一

套，值穷汉一年的粮食，而穿西装的人，身上会掏不出一个铜板来？”西门德吸了两口雪茄烟，笑道：“这个问题，容易解答。因为西服是旧有的，而口袋里掏不出一个铜板来，却是现在的事。”亚英笑道：“先生，这还是表面上的观察。请问既是西服很值钱，为什么不把西服变卖了，改做别的衣服？”西门德笑道：“这又成问题吗？谁不爱漂亮呢？”亚英摇摇头道：“不是。”说着两手又抖着自己的衣服，笑道：“我到现在，无论什么地方去找朋友，从不怯场，那全仗了它，这是一。我不断托人介绍工作，也全仗它，这是二。有时候我们东方大夫，有什么宴会，分不开身来，派我去当代表，也为的是有它，这是三。第四，在外面跑马路，免遭许多无味的白眼，也为的是有它。这原因就多了！有道是有力使力，无力使智，现在改了，应当是有实学混实学，无实学混西装。老实说，现在社会上不穿套西装，有许多地方混不出去，尤其是终日在外交际的人，非西装不可。所以我穿西装，决非爱漂亮，你想，人到了终日打米算盘的时候，还要的什么漂亮呢？”

西门德吸着雪茄，把头后仰，枕在椅子靠背上，很出了一会神，笑着摇摇头道：“这番话，我怀疑。我终日在外找朋友，我终日忙宴会，我就穿的是这套粗哗叽短装，而且还有两个小补钉，我也并没有老兄那些顾虑。”亚英笑道：“我假如有个博士头衔，我穿一套蓝布工人衣服，也不在乎。加之西门博士，又是社会知名之士，早混出去了，用不着西装。譬如说今天会场上，西门先生这样走上讲台去，事先经人一介绍，人家不但照样鼓掌欢迎，而且还要说朴实无华。若是我区亚英穿这身衣服上去，大家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少不得还有人这样说，怎么弄个收买破铜烂铁的人来讲演？”区老太爷笑道：“这孩子说话，没轻没重！”西门德笑道：“没关系，我自己看来，也和收买破铜烂铁的人差不多。不过当了我太太的面，可不能说这种话。”亚英究因西门德是个老前辈，不能过于开玩笑，也就哈哈一笑。西门德道：“今天亚英兄回来，牢骚满腹，似乎有点新感触。”亚英道：“当然，我也并非一无所长的人，这样依人作嫁，是何了局？昨天遇到一个旧同学，是天上飞来的，在武汉撤守以前，我看他比我好也有限，一别两三年，他成了大富翁。他听说我光景不好，就劝我……”西门德笑道：“又是一位要改行的。”区亚英摇摇头道：“我倒不一定要改行，仍旧走本行就可以发财。不过有点问题，重筹划资本。”西门德道：“那么，你是要自己开一家医院？”区老太爷抿嘴道：“这年头有资本，还怕发不起财来吗？我只要有两万块钱，放在银行里作比期存款，十五天就捞一大笔利息回来，我躺在床上挣钱。现在我们所发愁的就是这‘资本’两个字。良心一横，发财有道，何必开医院！”

亚英对他父亲的话，还未曾提出抗议，却听到楼梯上有人慢吞吞地踏着步子道：“在家里问题解决不了，怎么闹到人家家里来了？”随着这语音，走来一个人，约莫有四十将近